



莱茵河的黄金

任会明

彭丽婷

大师与非凡女性丛书

大师与非凡女性丛书

莱茵河的黄金

瓦格纳与明娜、柯西玛

任会明 彭丽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莱茵河的黄金：瓦格纳与明娜、柯西玛/任会明著·一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12

(大师与非凡女性)

ISBN 7-80050-969-9

I. 莱… II. 任…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534 号

大师与非凡女性丛书

莱茵河的黄金



著 者：任会明 彭丽婷

策 划：于 新

责任编辑：于 新

封面设计：徐 豪

责任校对：海 荔

责任印制：水 东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65139963 邮编：100732)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星座文化艺术研究中心

印 刷：北京·101厂

规 格：198mm×123mm

印 张：8.5

插 页：4

字 数：155千字

版 次：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01-10000 册

ISBN 7-80050-969-9/I·104 定价：1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太阳神，到目前为止，已经分别以右手给了我们诗歌的天才，以左手给了我们音乐的天才；可是我们依然热切地等待着一个人，他集这两种才艺于一身：他能自己写歌剧，又能自己谱曲。”

到今天，我们已分不清，究竟是这段话使瓦格纳出了名，还是瓦格纳使这段话出了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瓦格纳就是说这段话的人——吉恩·保罗——所期待的人。

总序

在日常生活的舞台上，永无止息地上演着一幕幕乏味难耐的庸人戏剧。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缺乏大师似乎也不再需要大师的时代，我们也禁不住偶尔将目光投向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大师。

我们很难同意卡莱尔所说的“历史不过是英雄们的传记”（在他眼中只有“英雄”，他把像但丁、莎士比亚这样的大师称为“作为诗人的英雄”），因为我们在历史中不难看到，“英雄”的命运常常是悲剧性的，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果常常是“竖子成名”。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英雄和大师使本来可能是散漫的、杂乱无章的历史获得了某种意义，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取得胜利，他们令人惊异地在死后诞生。在他们的“失败”的映照下，成功的竖子们的蠢态和滑稽相活灵活现。他们给有心人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大师和英雄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意义首先就在于此。

正如歌德所说，一位伟大作家的最终完成的作品就是他本人，而不是他的任何一部具体的作品。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品都具有“自传”的性质，大师们都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自我阐释。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其生活的“另一半”，而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是其作品的“另一半”，这两者之间常常相互阐释、相互映衬，并最终‘融为一体’。只关注其中一方面都可能导致对于大师及其作品的“一知半解”。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史上，有不少思想和文学艺术大师的思想发展和创作实践往往与一个或几个具有非凡个性和才华的女性密切相关。在某种情况下，大师赏识或钟情的女性甚至比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更能给他以刻骨铭心的感受。在大师的头脑中，一个女性有时被放大、升华为令他们魂牵梦绕的“女神”形象，对他们的思想、情感和个人命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歌德把他一生的经验概括为几句诗，作为《浮士德》的终曲：“一切逝去的，/不过是象征。……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女作家乔治·爱略特在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假定女人无一例外，都只有计算个位数的能力，她们的社会命运自然可以凭科学的精确性，给予统一的对待。可是她们尽管浅薄，其实仍然千差万别，与人们的想象大不一致。她们既不像女人的发型那样大同小异，也不像畅销的散文或韵文的言情小说那样千篇一律。在污浊

的池塘里的一群小鸭中间，偶尔也会出现一只小天鹅，它在那里落落寡合，觉得自己这类蹒跚动物，无论如何没法生活在那样的水流中。”这段话是具有独特个性和非凡才华的乔治·爱略特的自白。

女性的美貌(人们通常认为这对于女性来说是最重要的)能强烈地吸引男性，但只有其出众的性格和才华才能真正征服男性。

以咒骂女性著称的哲学家尼采在结识一个名叫萨乐美的女子之后，对她的智慧和洞察力深深折服，说她“才智敏锐，仿佛鹰的视觉，她具有狮子般的勇气，却又是一个十分娇柔，几乎不会生活的孩子……”，著名诗人里尔克则对她倾诉道：“只有通过你，我才能接触人性，在你身上，人性向我转过脸来，感觉到我的存在，朝我呼吸；一旦离开你，我就背朝人性远去……”。这位奇女子碰巧具有惊人的美貌，但她的魅力却不在她的美貌而在于她的心智。相对于她的心智而言，她的美貌显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本套丛书谈到的所有“非凡女性”都是一些因其非凡的心智而使其外貌显得无关紧要的女子。

屠格涅夫因对波利娜·维阿尔杜情有独钟而终生未娶。波利娜本人是一个据说长得“奇丑”(只是她的“丑”中透出一种奇特的“精神之美”)的女人。在屠格涅夫的生活中，曾经出现过数位倾慕于他的绝色佳人。

我们都听说过梅克夫人如何资助贫穷潦倒的柴柯夫斯基的故事，但柴柯夫斯基从梅克夫

人那里得到的，远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资助，而是生命的信念与灵感的源泉。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他这样说道：“在漫长的旅程中，无论白昼与黑夜，我都带着你的歌，不息地歌唱。”柴科夫斯基一直想通过音乐来找到“自我”，他认定“生命就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对于“自我”，对于“光”的追求中，他感受到强烈的悲怆，然而他始终不懈地追求着，并一度从梅克夫人那里找到了“他”。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以大师与非凡女性的交往经历为切入点的专题传记文学丛书。这些大师都是我们熟悉的：尼采、里尔克、屠格涅夫、叶赛宁、肖邦、舒曼、李斯特、瓦格纳；这些书中谈及的“非凡女性”，有些是我们早已听说过，如邓肯、乔治·桑、梅克夫人，有些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如莎乐美、卡洛琳公主、维阿尔杜夫人。但无论如何，这套书的主旨不是猎奇，不是对某些旧事“揭秘”，也不是以一种新的、体面的方式讲述陈旧庸俗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是力图展示大师们是如何因结识具有非凡性格和才智的女性而找到他们的“自我”的，即如何成为他们自己的。

波德莱尔说过，阅读传记的过程本身是一种隐秘的自居和自赏。哪怕我们注定只能滞留在上演着庸人戏剧的舞台上，我们也能在阅读我们尊崇的人物的传记的时候忘掉身边的剧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分担着英雄和大师的苦痛和遗憾，我们分享着他们的胜利和荣耀。我们因此而明白我们正在过着的生活不仅不是唯

一的，而且是颇值得怀疑的。

大师是令人崇敬的，但并不是高不攀的。只要你深切地进入他的世界，只要你与他在某个僻静的地方相遇，而不是作为无数观众中的微不足道的一员盲目地向他喝彩，他就会是和蔼可亲的，哪怕他本来是一个孤傲的人。在与变得和蔼可亲的大师相处，逐渐与他结成亲密关系的过程中，你也会感到自己与从前被自己埋没的那个你浑然不知的“自我”亲近起来。你身在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的庸人舞台，但心已在“灯火阑珊处”与“他”（“他”既是某个大师，更是你的“自我”）会面。

我们相信，通过走进大师的世界，你将走向你自己的天地。

“大师与非凡女性丛书”编委会

BR159562

目录

引子	躁动不安的少年	1
一	维也纳之行与初恋	21
二	第一次婚姻及逃亡	31
三	革新音乐	50
四	早期歌剧	62
五	第二次流亡	74
六	柏拉图式的恋爱	89
七	旧情重述	102
八	征服巴黎	123
九	峰回路转	135
十	超越人间之恋	148
十一	遭遇贬谪	159

十二 巧妙的周旋	168
十三 拜洛伊特之梦	189
十四 晚年辉煌	224
附录一	254
附录二	258

引子 躁动不安的少年

一九八二年，近代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开山鼻祖卡尔·马利亚·凡·韦伯的第一部浪漫派歌剧《神射手》（又译《自由射手》）在德国上演并迅速风靡全德国。在一家歌剧院中，一个小孩被狂热的观众冷落到一边，孤孤单单楚楚可怜，显得极为弱小无助和周围环境极不协调。然而，这个小孩本人并没有发觉这一境况，当人们观察他的眼神时，大吃一惊地发现这个小孩的眼神中竟有一种被音乐唤起的激情。他呆呆地坐在观众席上，面色苍白，因激动嘴唇不停地哆嗦，小手紧紧地握着，不时地将两个指头绞在一起；他的身体向前倾着，已经让人担心是否会在下一刻迎面仆倒。

这个孩子就是年仅八岁的理查德·瓦格纳。

他曾经孤独地躺在床上，脑子里浮想联翩地想着他上午在海报栏里看到的歌剧海报。那些花花绿绿的海报总是让他的大脑极度兴奋。他不曾看过很多歌剧，当他在海报栏上看见一个歌剧名字时，因为他知道也许他不会亲眼看

到它，因此他就自己想象它的内容。主人公的形象，他们的语言、形态，这使他乐不可支。当他看到《神射手》这个名字时，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他觉得它一定会很有趣，但他不由得又开始沮丧，因为他想到自己一定又会与它失之交臂，而当他想起也许他认识的某个朋友会随着他的母亲在神圣的歌剧院里，兴致勃勃地观赏那剧情跌宕的歌剧时，他既嫉妒又伤心不止。

但他毕竟第一次坐在了歌剧院中。

他不知道他未来的一生就是和歌剧搅得难舍难分。

他的身体前倾，眼神中放射出异样的光，他脸色苍白，嘴唇在颤抖……他当然没有想到，后来他的歌剧使多少人激动得比现在的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八岁的小瓦格纳虽然当时已经被《神射手》震惊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还远远未能理解这个歌剧的全部意义。如果从纯艺术的角度上看，韦伯《神射手》的成就，并不足以使它获得它所受的殊荣。它的意义更主要在于它创立了真正的德国歌剧，而不再是意大利歌剧独领风骚了。在《神射手》这个歌剧中，大自然是作为一种荒芜和神秘的力量被加以描绘的，同时是超自然的存在物与凡人的自由结合。人类的角色常象征着善与恶的超自然力量，英雄的胜利则意味着灵魂的拯救与赎罪。韦伯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具有德国民族风格特点的戏剧。同样，他的音乐也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完全采用

德国民间曲调来表现德国人民的丰富感情。在音乐配器上，则更是异于寻常的变化多端，色彩绚丽迷人。

韦伯有意识地创造真正德国风格的歌剧深深地影响了日后的瓦格纳，而现在，小瓦格纳坐在观众席上，专注地望着站在指挥台上的韦伯。他头发披肩，有若天神，他手中的小棒每动一下，小瓦格纳的心中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突然，一种模糊的愿望在他的心灵最深处升华出来：“总有一天，我要像韦伯那样使人们疯狂。”

一八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德国莱比锡。战争的硝烟仍然弥漫在这个城市上空，哀婉的悲鸣伴着凄清的丧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回荡，不时地从某个房里传来几声撕心裂肺的恸哭和压抑的呻吟。城外隆起了许多新坟，每一块墓碑代表着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野狗在坟群之间悠闲地逛荡，一大群一大群乌鸦要么停在树干上，要么盘旋在天空中，凄厉贪婪地长鸣着。

不幸笼罩了这个多灾多难的莱比锡城。

就在这一天，就这样一个令人潸然的城市中，一声嘹亮的哭声响咤天宇。它象征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这个小生命在这不幸的空气中呼吸着，紧闭着眼，手脚蹬来蹬去，啼哭着，试图冲破周围的窒息。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新生的婴儿日后竟成了名垂青史的“歌剧宗师”。

落地的瓦格纳为这个不幸的城市哭泣。

莱比锡也在哭泣。

一八一三年的莱比锡是当时德国境内五、六个最大城市中之一，也是撒克逊邦最重要的一个城市，虽然它比起撒克逊邦的首府德累斯登在建筑方面有所不如，但它在商业、学术和艺术方面却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歌德、巴赫、门德尔松都和莱比锡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战争蹂躏了它。就在这一年，莱比锡城成了拿破仑和四国联军决战的战场。也正是在这里，法国人战无不胜的神话被粉碎，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四国联军彻底击败了拿破仑。

胜利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莱比锡城外新添了许多黄土隆起的坟堆。

战争所带来的瘟疫在城中肆虐，狞笑着，肆无忌惮地吞噬着弱小人类的生命。

弗利得利·瓦格纳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冷酷的瘟疫夺走了他强壮的体魄。他脸色苍白，脸上瘦得几乎仅剩下一张皮，无神的眼睛塌陷进眼眶里，就像一个骷髅似的，唯一的区别就是骷髅无权利气若游丝。

乔安娜坐在床边，眼睛红肿，面带戚色，伤心地凝视着她的丈夫。她是一个面包师傅的女儿，没有受过多大教育，但是，她虽然缺乏正规学识，却有其它的优点可以弥补。她娇小漂亮、敏感、宁静而富有幽默感，老瓦格纳一直深深的爱着她。现在，她握住了老瓦格纳的手，好像这样做既可以减轻她的痛苦，又可以减少老瓦格纳的病痛与悲哀。她知道她自己也许并不爱他，但还是感到自己内心充满了悲伤之情。

老瓦格纳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

死,至少没有想到它会来得这般早。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他的儿子才仅有六个月,他还不曾体会到为人父的真正乐趣。世界上还有许多他不舍得撒手不管的,他还有很多要给他的妻子和儿子……然而,死之将至,他无法抗拒。

他现在知道了活着是多么可贵。活着,那么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但是,冷酷无情的命运毫无道理地像拍死一只苍蝇一样把他压得稀烂,他怨恨,但无可奈何。他不可能重新开始生活,他知道,因此他不再徒劳地尝试。唯一的一件事就是静等死亡的来临。在生与死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再重温一遍欢乐和悲哀,爱和恨,幸福与不幸……

“爱我们……我们的孩子……”老瓦格纳努力睁大眼睛,想把一句话说完,但是他的生命已经到了极限,他带着不尽的悲伤离开了这个令人无限眷恋的世界。

乔安娜用手轻轻地合上了丈夫的眼睛,心里虽然一再告诉自己她自由了,但是,却始终没有一种解脱感。终于,一种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她纵声大哭起来。

她想起了盖尔。

“是你偷走了我的心,当你第一次对我说‘我爱你’的时候。”年轻美丽的乔安娜对盖尔说。

“我会把你的心好好保护的,哪怕我的生命也为之死亡,我会永远爱你,乔安娜。”盖尔温情脉脉地说,眼睛里放射着无限温柔的光芒,他拿起乔安娜的手,吻了起来。

往事如烟。她的丈夫后来竟然是老瓦格纳。命运使然，她没有反抗。当她默默地坐上马车，离开自己的家时，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盖尔的痛苦的脸，她泪流满面，默念着：“我们相爱，我们分离……”

旧情难忘，她和盖尔后来一直藕断丝连。乔安娜也许永远不会想到她的一个秘密会被公之于众，她也许认为随着她的去世，她的秘密将永存地下。

然而，她想错了，她不知道她的儿子是一个名人，凡人都愿意将名人的一切了解得透彻。

乔安娜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她的孩子在出生之后都是要接受洗礼的，但是瓦格纳的洗礼却是在他出生后几个月才举行的，而瓦格纳的兄长阿尔伯特出生后五天就接受了洗礼。乔安娜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一个虔诚的教徒会延迟自己的孩子接受洗礼的日期呢？瓦格纳后来在自传里说，他出生两天后就接受了洗礼，很难知道他这么说是由无知还是由于有所顾虑。或许两者都有。

瓦格纳降生时，盖尔没能在莱比锡，他所在的戏班子是流动的，他随着戏班子到了特布尼兹城。乔安娜在身心的苦痛中生下了瓦格纳，但是在她身体刚有恢复时，就撇下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孤身一人来到特布尼兹城，这对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来说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当时又是战火频仍的时节。

她遇见了盖尔，她难以相信自己竟有这样的力量，她从莱比锡赶到特布尼兹，足足有一百